

# 重返書生生活 (二)

衛 挺 生

## 錢穆約我赴菲講學

### (二) 活生生書返重

在我的「日本神武開國新考」出版後不久，一九五一年元月起我參加香港公立的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教席。那是香港殖民地政府的官立學校，其中學六年，備初中高中課程。中學部以下並附有小學，實在是一所兼備中小學的學校，英文稱 College，中文舊稱「書院」。我所担任的是高級班的功課。先講授英文，後又講授中文及地理。薪水却比私立各書院為高。因為我過去是大學教授，而且相當有名譽，所以我在該校內，薪水特別高。校長月薪是香港幣一千二百元，而我是一千四百元起薪，每年加薪二百元。到一九五三年，我的月薪是一千八百元。雖在名義上是中學教員，而在薪金上反較原教三、四處私立之大學級「書院」之月薪總數高得多，因其為「專任」，故原任各書院之教課皆需辭去。惟香港大學于考畢業授學位時，照例需有校外評閱考卷人。我會被聘請任臨時評閱人。如此，我度過在香港的前後五年。

自從一九五〇年（民國三十九年）中共以武力席捲了大陸以後，美國有識之士懼其席捲東南亞各地以去，乃成立亞洲基金會從事于搶救自由思想人士。其基金之一部分，派駐在香港工作。先作自由思想人士之調查登記，登記者二萬餘人，但美國當日之移民律，仍限制亞洲人移民入境。其改變法律，手續甚緩，非先經數年之民意醞釀，不能成新法律。該基金駐港代表乃先選定少數人（據云十人至二十人）為香港自由中國思想界之領導人，謂將先請此批人士赴美。據內部辦事人云，其名單中有錢穆、丁文淵、左舜生等，而我的姓名亦在其內，但在登記後，甚久未見動作。

有一天，錢穆（字賓四）先生有信來，約時請我在家等候他，因有要事和我商談。錢先生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在國際間聲譽甚高，我曾在該書院講授過世界通史，我在港大又曾以英語開辯論會，對英語學者辯論「徐福入日本後追諡為神武天皇說」時，聽眾數百人，其事最為錢先生所欣賞。至是，錢先生告訴我亞洲基金會駐菲

律濱辦事處派代表來香港聘請自由中國人士往菲律賓國立大學以「交換教授」名義在菲律賓講學。他推荐我去講歷史，希望我能同意。那是很大的榮譽，我欣然同意接受。錢先生約期實請自菲來港的代表與我見面，到時另有一位任泰字東伯先生亦由錢先生推荐往講英文文學。據其代表言，另由台灣已聘定一位梁大鵬先生往講政治學。在一切手續辦妥後，我夫婦乘菲律賓飛機，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飛往菲京岷里拉（或譯「馬尼喇」）市。

菲律賓大學為菲島之唯一國立大學，在岷里近郊之奎松市，地面空曠，建築嶄新而整齊，所佔面積頗大，其中央建築為文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正是我們講學的地點。初到先往大學內招待所，而另將校旁，原在戰時麥克阿瑟元帥之總司令部辦公室修理整齊以作我們交換教授之較長時間居住之宿舍。其堂頗長，暫分四段四齋，我家住中齋，梁先生家住右齋，任先生家住左齋。梁先生右之空齋，留待東南亞他國教授之用。我們來時，聞菲島氣候熱，乃預購一冷氣

機擁住，安置木齋小屋內，以備午間在家工作之用。飲食在招待所食堂有西餐。各齋內另備有廚房設備，亦可自行炊爨。食品供給，校旁有小菜市場稱Little Quiapo，另在岷市中心有大型菜市場，呼曰Quiapo。交通便利，戰後「吉普車」數千輛售予非人作公共交通之用。我們到校未久而華僑所辦「新聞日報」派員來訪問報導：

### 菲大三位中國教授

汪之靜撰菲律賓新聞日報專訪報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繼自由中國十數位名學者來菲參加太平洋會議之後，菲律賓大學為推進由非國研究評議會（非最高學術機構）提議創設的『東南亞節目』交換教授講學教育制度，特自香港台灣兩地聘請當今譽聞國際的三位中國名教授來菲講學，即經濟學兼歷史學專家，被譽為『中國財政學權威之權威』的衛挺生教授，中英文學專家兼詩人任泰教授，及對亞洲政治有深邃研究的梁大鵬教授。這三位中國學者來菲創非國最高教育機構正式聘請中國教授講學之首舉。」

「菲大於十月間特派文學院哲學系主任兼『東南亞節目委員會』秘書長巴斯柯博士（Dr. Ricardo Pascual）赴台港二地物色適合担任有關東方文學，亞洲政治，及東亞歷史諸教育課程的中國教授來菲大講學。菲大文學院教務長兼『東南亞節目委員會』主席福乃薛博士（Dr. Fontacier）於巴斯柯返菲後，對他這次台港之行，任務完成，極感欣慰，認為巴氏有識才之能，聘

來的三位中國學者皆是當今最適宜担任菲大教程的權威人物，這三位教授的中英文著作極豐富，且所著書籍皆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

「梁大鵬教授在香港出版之『菲律賓政黨發展史』一書曾聞名一時，被菲律賓各大學政治系列為重要參考教本之一。美非人士談非國政治史也常引據梁氏該書中議論之點。菲律賓出版的『菲律賓政府』一書，根據梁先生該書中之材料甚多。

「任泰教授是華盛頓美國學術審議會（美國最高學術機關）會員，曾與會員之一的英國著名研究漢學專家牛津大學漢學系主任費博斯博士（Dr. Homer Dubs）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德效篤）合作翻譯班固的前漢書『本紀』（前漢書分『本紀』、『志』及『傳』三部份）由美國學術審議會分上下二冊出版，當時被認為是溝通中西文化的重要譯集，不但對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上有極大價值，且對宣揚中國文化極有貢獻。因該譯作任泰教授榮獲法國皇家學院（法國最高學術機構）的『斯·史·裘三氏獎金』（Stani-Graus-Julieu Prize）猶如挪威之諾貝爾獎金專授予國際間有專門貢獻的人才，乃一項極高的榮譽。據任教授謂西方國家研究中國漢學深遠的國家是德法兩國。

「衛挺生教授對於財政經濟有獨到見解。鑒於南美阿根廷、巴西、智利借用外資開發資源的成功，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時間曾著『南美三國利用外資與國事例』。衛教授且對歷史、教育、文學、語言學皆有研究，近年有『日本神武開

國新考』及『徐福與日本』等書在香港出版，乃研究日本史極有價值的寶貴材料，『徐福與日本』一書曾被各雜誌節錄刊載，筆者曾細讀該書，對衛教授的廣覽博學，精邃考證，認真為學的精神不勝欽佩之至。

「衛先生雖近六旬，但給人的印象是位精神健旺，活力充沛，樸實純厚，潛心切實研究工作的學者。

「快慰的是同時也會見衛教授夫人，端莊慈藹，是位標準的學者夫人。由談話中深知衛夫人同樣地嗜愛學術研究。衛夫人畢業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位有豐富經驗的婦科醫生。衛先生與衛夫人有子女二人，子在台灣大學攻讀機械工程，女在加拿大研究美術，衛夫人本人醫學淵博，但仍有深究各科學術的精神。衛夫人除在衛教授班上聽講外，也旁聽其他兩位中國教授的課程。衛夫人說：『學無止境。』

「衛挺生教授湖北襄陽人，出身世代書香，十五歲時，鑒於國內無新制中學，與堂兄赴日本東京大成中學就讀，衛先生對日文造詣極深。後逢美國放棄庚子賠款，撥充文化基金，清廷設立遊美學務處於清華園考選留美生，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衛先生往投考，翌年赴美，是庚子賠款之第三批留美生（第一批有梅貽琦，第二批有胡適等），抵美後，先入密西根大學後轉入哈佛大學專攻經濟及歷史，繼在哈佛大學研究院研究國際金融問題。『南美三國利用外資與國事例』即當時之著作。一九二〇年氏返國，歷任南京高等師範（國立中央大學前身）燕京、交通、中央

等大學財政系教授，戰時出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辦得極有成績，當年復旦經濟系在全國大學中首屈一指。復旦經濟系學生人數超過全校其他各系院人數之總和。

「綜計自學成返國到大陸淪陷之三十年間，衛氏無時不在為中國經濟建設及作育青年而碌碌終日，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衛氏任立委時期曾主持制定中國財務行政制度，審計制度，主計制度。財政收支系統等重要決議，使中國財政措施漸入制度化之軌道，衛氏之貢獻極大。

「衛先生著作極豐富，除早年著作外，尚有『財政改造』，『計政制度論』，『今日中國之財政』，『戰時財政』等書。近年又有研究日本開國史之著作，『日本神武開國新考』及『徐福與日本』二書，成為當今研究日本的重要權威書籍。其他衛氏尚有『香港地理』，『香港歷史』等書出版。

「非大對來非講學的這三位中國教授極優禮相待，一般非籍教授每週授課九小時，而中國教授每週只有六小時，但薪金反較優厚，非大暫以『招待所』供三位教授居住，現正為教授們家眷趕修住宅中，家屬一切入口手續早經非大代辦妥善。

「非大的『東南亞節目』中尚有一項東南亞研究生獎學金制度，這次首批交換的教授是三位中國人，同學榮獲『東南亞節目』獎學金的也有三位自香港來的中國學生，一位是嶺南大學的容應聰，一位是香港新亞書院的蕭世鏗，還有一位是崇基書院的林少容小姐。

「非大這次聘請中國教授講學對溝通中非文化上有極大作用；對聯絡研究學術上有莫大裨益，乃現今中非學術界，教育界值得欣慰與重視的大事，本報禮拜六雜誌有鑒於此，為向讀者作較詳細的報導，筆者特趨菲律賓大學專訪這三位可敬佩欽慕崇愛的中國學者。」

### 採風問俗訪菲羣島

我來時錢穆先生本介紹我講授遠東通史，而教育部長程天放先生却稱道我是經濟財政學名家，而如此介紹。非大問我願講授何者？我因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失敗而播遷到台灣，由于軍事之失敗者半，由于財政經濟之失敗者亦半，我不願將本國的失敗史向外國宣揚傳播，因此我辭講財經問題，而選擇了專講遠東通史。

「遠東通史」是非國史學界的主要研究與教學的歷史，原本非大史學系有三位教授專講此門功課，其一為史學系主任薩佛若教授 Professor Nicolas Zatra 他所著的大學教科書選材最精美。其二為文學院院長福乃薛 Dean Fonacier 兼任教授，但他偏重行政，很少講學。其三為助教散宜爾女士 Miss Josefa Saniel 年少精明強幹，口齒伶俐，其所講解甚精闢，乃福教務長最得力之支柱。後不久重入美國密溪干大學重讀，得史學博士學位，繼為專任教授，以補薩教授退休後教授之缺額。

遠東文化，自古分中華與印度兩大來源。因而遠東各國之文化分「華化」「印化」之兩大壁壘，兩大系統。然自佛教東來中國，中國亦稍「

印化」。自蒙古征服印度，而印度亦稍露「華化」。故自中古以來，亞洲各國自中亞以東無不兼「華化」與「印化」。所異者，乃各有分量之不同而已。

因為我講學的背景不同，我所講解的遠東史偏重中華文化系統。中國以外，日本、朝鮮、越南，亦廣被華化。所以我的講解特重中、日、韓、越。

因非大說明，每週交換教授排課限于六小時，故有餘暇從事研究。我攜來有數篋之研究日本先史資料，正好完成我計劃的 The Birth of Japan。我于是雙軌的推進，一面寫英文本，一面從事「神武開國新考」與「徐福與日本」二書的日譯。

菲律賓民主國因曾先在美國之治理下五十餘年，故其教育與學校制度多與美國大同而小異。美國各大學校，一般為每年分三段，九月末入學迄一月末為第一學期，二月初上課迄六月初為第二學期。六月中至九月中為暑期，休假與補習。菲律賓因氣候大異，而改移其三段之季節，以六月、七月、八月為第一學期，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為第二學期，而二、三、四、五月為暑假或補習。因此，在第一個暑假期間，我夫婦決計作一個月的問俗採風，而為全國的旅行。

#### 南遊日程表：

一九五四年（民國四十三年）四月六日（星期一）登輪船啓程。

四月七日（周三）在船上途中，經綠島峽道

Verde Is. Way 毗舍耶海 Visayan Sea.

八日(周四)晨八時船停宿務，夜八時船駛離宿務。

九日(周五)晨三時至四時，船過 Maribhoc 埠晚五時至三寶顏，夜十時離去。

十日(周六)上午十一時船停「古島」Cotabato 外港，下午五時離去。

十一日(禮拜)上午九時船至 Daitangas 十一時離去。午后五時船至納卯 Dayao 夜宿船中。

十二日(周一)上午九時離船登岸，往宿納卯市旅館，名 Apo View Hotel。

十三日(周二)在納卯市遊覽 Davao

十四日(周三)晨六時自納卯出發，乘車往古島，午后一時至古島。

十五日(周四)午后四時乘船駛離古島往三寶顏 Zamboanga。

十六日(周五)上午八時至三寶顏。

十七日(周六)上午六時飛往河洛，一小時後抵達河洛市，下午七時乘船駛離河洛市。

十八日(禮拜)上午八時至巴西蘭市，午離開巴西蘭市，至下午二時返至三寶顏。

十九日(周一)遊覽風景名勝。

二十日(周二)在三寶顏休息。

二十一日(周三)上午八時自三寶顏出發，車經 Dipoloy 停覽一小時轉赴 Ozamis 俄薩米士夜宿其旅館。

二十二日(周四)午自俄薩米士出發，下午三時至 Iligan 依里岸市。

二十三日(周五)與劉季方等乘車往丹砂蘭

市遊蘭諾湖，夜返依里岸。

二十四日(周六)車赴卡加延 Cagayan de Oro 夜與林清塗乘船赴 Camigan 小島有活火山。

二十五日(禮拜)午后三時與商會秘書往觀活火山，夜宿 Tupsan。

二十六日(周一)上午八時乘船往 Balingoan，九點到達改乘車返 Cagayan de Oro。

二十七日(周二)往 Del Monte 參觀鳳梨田園 Pineapple Plantation 夜乘船返宿務。

二十八日(周三)上午九至十一時船停 Maribhoc 市，下午五時船至宿務夜逸芬病。

二十九日(周四)逸芬病，晚始服傷寒特效藥。

三十日(周五)逸芬病，熱度稍退減。

五月一日(周六)勞工節晨逸芬病大減退，午往 Negros Island 之西日描戈律市 Bocolod 歡迎我往遊，乃乘飛機往，夜宿 Park View Hotel。

二日(禮拜)下午自描戈律市飛返宿務市，逸芬已病愈。

三日(周一)晨七時自宿務起飛，上午九時返至非京岷市逐返校舍。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公曆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星期二)南遊。事前中國保險公司經理虞福慎

先生代購海運公司 (Compania Maritima) 遊覽河洛號 (M/v "Jolo", M. for Maritima, V for Vessel) 船票特等 Cabin 兩張自岷里拉至納

卯，共非幣二百五十元 (P250.00 HK. \$500)。晚

潘振濠先生借車，自非大送至 San Fernando 430 號謝德超先生家晚餐，鮑事天先生夫婦同在。鮑

謝皆湖北省京山縣人，鮑夫人湘人。飯後同駕車送余夫婦至北港上船。所持票為特等第二〇六號房。至則已為非官員某先據，亦出示第二〇六號房特等票。經鮑謝兩先生向賬房交涉，乃改關第二一〇號特等房代之。房窗向前，空氣光線更佳。房間內皆有涼氣設備，並有沐浴廁間，極舒適。船為海行尖底輪船，甲板面積略同我國長江輪船之較大者，而貨艙容量則超過之，載重四千噸。夜八點鐘，搖鈴，鮑謝伉儷及公子辭去，船起錨行。

四月七日起，船行駛于呂宋島及民多羅島間海峽中，兩岸山林翠綠。一小島當前名曰綠島 Verde Island。故此峽道通稱「綠島峽道」The Verde Island Passage Way。過此南行，東曰馬林杜奎島 Marinduque 西仍民多羅島 Mindoro 中夾十數小島，各自獨立海中。再南行，船過他布拉斯島 Tablas I.，絨布郎島 Rombon I. 席布延島 Sibuyan I. 遂入毗舍耶海 Visayan Sea。其南為毗舍耶羣島，乃菲律賓羣島之中部。菲律賓在習慣上，羣島分為三段，總稱「菲律賓羣島」。北段稱「呂宋羣島」自中國之台灣島南之巴什海峽 Bashi Channel 以南之巴丹羣島 Batan Islands 起南盡呂宋之東南半島，馬斯日特島，席布延島，他布拉斯島，民多島，及其西南之三島，昔稱「三嶼」即巴算吉島 Busuanga I 古里翁島 Culin. 巴燃萬島 Palawan I. 與婆羅洲隔狹水相對。「三嶼」為宋元明時中國商人最早通商區域。

中段總稱「毗舍耶羣島」Visayan Islands。

北自緘布郎島以南之毗舍耶海以南起，南迄民答那峨海(Mindanao Sea (峴蘭峨海))有班乃島Panay I.、黑島Negros I.、宿務島Cebu I.、保荷島Bohol I.、禮智島Leyte I.、三馬島Samar I.等六大島，及數十小島。此地，在北宋初，爲室利佛逝王國Sri Visayan Empire首先拓殖之地，故以爲名。南宋趙汝適著「諸蕃志」，所云「毗舍耶」即指此地人而言。「諸蕃志」云「毗舍耶……泉州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煙火相望，時至寇掠……不駕車楫，惟以竹筏從事，可摺疊如屏風，急則昇之泗水而遁。」曰「可摺疊如屏風」似即非人之「邦卡」"Banca"乃上有竹編成橫架以保不翻船之獨木舟也，曰「毗舍耶」實指非島。曰「煙火相望」乃傳聞之誤，梁嘉彬以台灣爲「毗舍耶」大謬誤。

南段有民答那峨(華僑呼「峴蘭峨」)大島及其附近小島及蘇祿羣島，北有峴蘭峨海Mindanao Sea、蘇祿海Sulu Sea、南至西里伯海Celebes Sea東至太平洋，西至印尼境界。余夫婦此次南行，乃以遊覽中段之毗舍耶羣島之各埠及峴蘭峨蘇祿爲目的。

七點鐘起，早餐。餐廳侍者，先來招呼特等Cabin客人往餐。特等畢，次呼一等，然後二等，及他客。飯廳門外高貼規則。凡僅着汗衣衫或足穿拖鞋或衣履不整齊者，均不得入內。

飯廳內有冷氣設備。故入飯廳前需攜上衣或毛衣，否則涼不可支。余等十號房二客與九號房二客同一席，而九號客爲工商部勞資及東佃調解委員會委員。Attorney Magin A. Ferrer of the

Cour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費瑞爾及其書記官Pedrs M. Ligaya黎加雅。此行將往納卯Dayao城及依里岸Higan城二地調解勞資糾紛。因路道相同，遂一路遇事諮詢。費瑞爾君言，其本人乃西班牙之混血後代，曾在美國某大學進修經濟學及法律學，現任勞資，關係法院之評事，從事勞資調解。

費君告我，非島居民，除山中未開化及半開化之部落外，一般而論百分之九十有中國人血統。其書記官黎加雅君贊成其說。月前曾聞謝德超先生言，非人之中有中國人血統者約佔百分之八十，乍聽其說，未之敢信。今費氏黎氏以非官而亦如此說且百分更高，可見其爲一般非人之見解，非謝先生一人之言也。

四月八日(周四)清晨船近宿務入港。因事前有大使館及峴總商會施性水先生之介紹，商會理事長吳家沐先生副理事林成碧先生秘書孫寧先生國民黨支部秘書施雲驥先生及老友中興銀行經理陸同堡先生均來迎，並商定今日遊程。因河洛號輪船將自晨八時停泊直至晚八時始開行故也。登陸後，先至陸同堡先生家休息片刻，繼至吳家沐先生宅。兩家爲近鄰，皆在縣政府(非人稱「省政府」)旁。吳宅新成爲宿務甲第。

宿務爲麥哲倫Ferdinando Magellan 東來時第一駐札地。市政府前，有麥氏登陸時祭祀所留之第一十字架。市外隔港有珊瑚島名曰「馬革壇」Magat爲麥氏戰死處今有碑，林成碧先生導往一觀。林夫人，吳小姐陪內子同行。其紀念碑頭曰「拉卜拉卜」(土酋抗戰，殺死麥哲倫者)

碑文曰：

「此地一五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拉卜拉卜及其人衆抗拒西班牙侵略者而殺其領導人麥哲倫因而拉卜拉卜實爲菲律賓濱抗拒歐洲人侵略之第一人」。

午間承商會請午餐。(未完待續)

中外人物專輯 (一)

汪公紀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二)

雷嘯岑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三)

王培堯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四)

賴景瑚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五)

李先聞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六)

胡耐安等著·定價叁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